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最小

◀第一百號▶

十二年九月念三日

癸亥年八月十三日

本號四張●售洋二分

本報登載各稿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為主旨　現在間日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圓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角　長期另議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橫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

上海小說專門學校啟事

本校業在籌備中凡有志學作小說者不論男女不限年齡不拘居址遠近不問有無職業均可投函本校詢問一切校址上海西門內靜修路合德里六號

校長張舍我佈

枕綠賣字不訂潤格

謬愛拙書。遠道來索者。日有數起。應接不暇。必以金錢為代價限之。秋風涼爽。正可隨意塗鴉。有錢可得。則僕亦何樂而不為。顧文人之墨。珍之無價之寶。鄙之猶如敝屣。直非可規定價格者。凡欲役吾之腕者。請先函通知。鑒其意誠。臨時議價可耳。

張枕綠啓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銷至百份以外者。每份批價大洋六厘。有意承銷者。請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當即遵照辦理。

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有意賜登本報廣告者

如有所詢問或商確。儘請投函本社。當竭誠奉答。本埠並可派人趨前接洽一切。

良晨好友社廣告部佈

大江集

係胡懷琛先生之詩集。現已再版。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加寄費二分。良晨好友社代售。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為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短篇小說

本報自第六十五號起。逐期譯載美國短篇小說名家歐亨利（O.Henry）之遺作。此項遺作。最新發現。約有百餘篇。現方陸續發表於西報。而本報陸續迅譯付刊。幸讀者特別注意之。

編者識。

▼尊嚴的感想

（美國歐亨利著）　朱維基譯

新月的金鈎懸在市屋的上面。夜是寒冷而完美。好像春天。五六個人正在嘿金屋的前面。他們漸漸地移動他們的椅子。後來他們差不多在一塊兒了。他們這些人是從全國的各處來的。有的是從離開幾千里路遠的城來的呢。他們曾在命運的骰子盒裏震動過。便暫時一同擲到好客的瑪瑙麗城門裏面。他們吸煙談話。伴侶的情感很强的籠罩着他們。這種情感常常執住那些在遠離家鄉的地方相遇的人們。

他們講述他們一切滑稽的故事。並且比較各人的經驗。然後小小的靜默落在他們的上面。浮懸着的疊疊青煙漸漸變厚時。他們的思想開始回蕩到其他的景象和面容上去。好像在薄暮的時候。母牛游蕩着回家去似的。

『太空中大塊的霧氣浮托着一鈎彎彎的新月。奪過玫瑰花似的變動無數。曙光便融化在黑暗中了。』紐約雜商這樣的引用着。『吓！我願今夜在我家裏。』從聖魯意絲來的小小的人說道。『這裏有幾個呢。我剛能看見孩子們在地板滾來滾去。羅勒未把他們安置在床上之前。還在剪着靈鵲呢。雖然我有一個幸福。因爲我要在感謝日回家。』白鬚的非拉達而非人說道。『我今日接到一封從家裏來的信。使我念家不止。我不情願捨去斯絡司街上一尺泥滑的街沿。而去求那些在南方的一切樹香的空氣和嘲弄鳥的獨唱。我

最小第一百號……第一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便要回到非拉達而非城去趕吃肥壯的火鷄了。我不管我的公司怎麼說。』一個架着夾鼻金絲眼鏡。掛着綠色領帶的人說道。『那最壞的是我們和我們所愛者的中間。隔着幾許悠長而悽慘的里數。並且我們很少知道在我們的前途有什麼樣的阻礙。暴風雨麼？洪水麼？遇險麼？』『看呀。命運給我們的路上設下多少陷阱。什麼一件微細的事情。便能把縛住生命的細繩割斷呀！今天在那裏。明天或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眞是不錯』。非拉達而非人這樣的喊。拭着眼鏡。

別一個人接着說道。『並且把那些我們所愛的捨在後面。一生的感情。最強的愛情都在眼睛的一瞬間終結了。一個人放鬆了握住的手。便漂流到那又悲慘又不可知的別一個世界裏去了。讓那些悲痛的心永遠哭泣。生命似乎都是悲劇。』一個芝加哥的雜商說道。『我們射擊的時候。不先打鈴。是很危險的。殺猪的時候。我們的情感爆裂出很壞的東西來。』其他的人向那芝加哥的雜商皺眉。因爲那架着金眼鏡的人又差不多要講了。他又說道。『我們說愛情是永遠生存的。但是我們死了之後。有別人蹈進我們的地位。那末我們的死所留下的傷處便又醫治好了。不過還有一個死的痛苦。是我們中間的聰明人能夠避去的。就是如果我們曉得那些丟捨在我們後面的人。仍能安樂度日。不缺什麼。這却是無上的甜密。』『諸位。我們都離家很遠。並且你們曉得旅行是冒險的。我代表一家世界上最好的保險公司。並且我要寫下你們每人的名字。我供獻給你們最好的死。一半的削弱。手指或足指的失去。腦經的震動。生病有利的保險單。都是著名——』

但是那架着金絲邊眼鏡的人却對着五只空椅子講。太空中的月亮

愛個絲光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

■內容　膠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鵑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萬奇全書

此書內容·紀載泰
西又奇又趣的實事
實情·共一百六十
篇·編成一冊·令
人讀了·便不拍案
稱奇·也要嘖嘖稱
怪·好奇者快讀此
奇書·

▼每冊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

纏綿

纏綿集是張枕綠先生的傑作。以文言筆記體。專記中外哀豔的事。有二十餘篇。一百餘頁。在印刷中。特此預告。

良晨好友社

張枕綠最近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為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即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賬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三)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四)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另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十七年後的之一頁縮影)

應酬。歸後訴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酒肴怎樣的豐盛。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伊還側耳聽着。只管出神。

從此斜陽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品。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柏夫人每從臨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攀柳枝。口吻微動。一舉手。一投足。在在都含情意。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卻看不清楚。柏夫人也不忍細瞧。勉強掉轉頭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二)寄書

一個月中。這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算有兩班。卻走過得很快。有要寄信

冷冷的笑了一笑。一溜烟瀉到市屋的屋頂下面去了。

▼申申答辯

（美國歐亨利著） 朱維基譯

可怖的夜懸掛在一切之上。

他同伊申申答辯。

他的手在伊的臂上。

他們站在寒冷森嚴的夜之中。注視着一個燈火輝煌的房間。他的面孔灰白而恐怖。伊的呢又是堅決。又是輕蔑。又是灰白。這都是命運湧滾的衝動之賜呀！

十分鐘過去了。海麗斯堡路上一雙拖泥曳水的雄鷄喔喔的啼了。

但那婦人仍很穩定。

他同伊申申答辯。

伊以厭惡之色排去他的手。向燈火輝煌的房間走上一步。

他同伊申申答辯。

月光晶瑩的碎片在上面的樹木上顫動。星塵沾汚了『落選』的渺茫邊際。『絕對』『兩可』占先主宰着。下面是『罪惡』。上面是『和平』。北風的鞭把他們很銳猛的抽了一下。車輛在旁邊掃過。霧露在石上蠕行。橫在欄壁上猶如硬皮。射出燦爛之光。仍跌回到月光耀目的火花中去。

他同伊申申答辯。

伊終於轉回來。被征服了。

他不久像葉有蠣味的植物一樣的待伊。

譯者按此作所謂「他」和「伊」。看來是指代兩顆樹罷。

▼慢慢兒走

黃影薔

我不見伊又是數日了。但那「慢慢兒走」的聲音。仍留在我的耳內。

曾記得那一天。我動身的時候很早。心中以爲伊這個時候定未起身。所以就不去告別了。誰知我走到伊家門口時。伊却已經在那裏對鏡梳妝。我於是就走入裏面告別。伊急迫無話。只說得一聲『慢慢兒走』。後來我走得遠了。但回頭一望。猶見伊雪白的手。握着漆烏的髮。立在門口。耳內髣髴猶聽得「慢……慢……兒……走」的聲音。

▼告假

鄭君平

秋藻對他教習說。『明兒我請天假。』教師說。又是什麼事呀。』秋藻臉紅了。似乎很不好意思說的。後來旁邊些同學說。『他娶親。』教習聽了便向秋藻說。『是你嗎。』秋藻低着頭說。『是的。』說時已滴下了幾點淚。被同學看見的。教習心裏暗想道。他在二三年級的時候。不是已娶了兩次嗎。何以又……旋卽又對秋藻說。『好。你回頭寫張告假條送到教務處去就是。』

第二天教務處辦事桌上。發現了一張白紙條。上面說道。

學生張秋藻。今日因爲完姻之期。特請假一日。乞諸教師允可。

學生張秋藻鞠躬。

本月初三日

許多教習在那裏只說。『哎呀。這孩子的命。何以這麼凶呀。』

▼林蔭清興

陸靜山

在一天做事停息後。設使到外面來逛逛。那興緻一定很好的。又加是在鄉村裏。遠山明。近水清。這裏是稻浪滔滔。那邊是林木陰陰。多少的有趣啊。

我所以每在夕陽時候。總要出來玩散。有天我正在一帶有老木林立綠葉陰森的旁邊石徑上走着。忽然聽得那似屏堆着的綠葉叢裏。有雜沓而細碎的聲音發出。我想這時那班採樵的兒童們。工作完後。又在人家坟上玩耍呢。這倒是一種很有趣味的事。所以我便轉過這叢樹。在一個樹礦路裏。張眼向裏面望去。唷。我猜錯了。但見有四五個人。多是十五六歲光景。看他們的打扮。便知道不是採薪推柴的野童。確是鄉紳子弟模樣。他們圍在一個雜草淺淺的坟墓前的一張石檯上。不知在那裏做些什麼。我一眼看到他們身旁。有幾本書亂亂的抛在碧青的草上。有時有風吹來。便一頁一頁的翻着。我細細聽他們發出聲音。不覺很驚異。原來是呼盧喝雉。唉。好笑。可憐。

後來我回轉去。一問他人。原來他們都是本鄉有名紳士的子姪。這時他們齊在那裏。他家裏的人。還當是在補習館裏勤勤的讀書呢。唉。那坟裏的長眠人。他見他子孫這個樣兒。我想一定在那裏暗暗的嘆着氣呢。

最小第一百號……第二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
每一千五百張。批價大洋二元。
（寄費一律免加）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發行

▼第五者誰

周振聲

甲乙丙丁四個人。老是在一塊兒賭錢。三月後。一天晚上。四人不約而同的聚在一處。互相信口亂談。不識趣的丙說。我們到酒館裏去喫一餐罷。這句話一出口。三人的話頭。頃刻就被丙打斷。

甲恨恨地道。『你贏了錢正開心。不想想我們輸的人苦處。我在這三月中。共輸掉十一塊零。你可知道麽。……』

丙不等甲說完。大聲叫道。『我贏的麽。你眞昏哩。你可看見我一身嗶嘰短衫褲不在身上了麽。我贏了錢。去把他當掉做甚呢。』

丁道。『我也輸的。這三月裏。我一共輸去十八塊錢咧。』

乙冷冷的道。『照你們說來。我必定贏的了。你們可相信麽。嘻嘻。我老實說了吧。在這三月裏。我也輸的。大約輸五元左右罷。』

甲啍了一聲說。『其中總有一個人贏的。我不信。難道說錢自己會飛去不成。我先表白我自己。罰一個誓給你們聽。我若要是贏了錢說不贏。我今年年夜飯喫不成。』

丙道。『我也來罰一個。我要贏了錢買藥吃。』

乙道。『我若贏了錢　。便要肚子痛。』

丁道。『我贏了錢買棺材睏。』

四人罰完了誓。面面相覷。第五者誰。還是一個悶葫蘆。(却酬)

關於小說之文

▼說海拾錦

金智周

張君枕綠。所作小說淸雋可誦。深入淺出。余觀其十七年後的小說。內中頗多警句。刻劃入微。可謂入木三寸矣。公餘之暇。輒擇書中警句。筆之于書。願與閱者諸君賞之。

但是多得了人家幾塊錢。已把母親的慈愛賣去了。(藝術與慈愛)

也却中了這不近人情的遺傳性。也怪可憐見的。(十七年後的一吻)

願你憐伊是個病重之人。並憐及我這無知之女。(又)

(下期登完)

花柳神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妥

每支五角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瓶一元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印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奉

上海科發藥房啓

◉海鳴詩存出版

▼每册四角▼北京宣武門內頭髮胡同光裕里僑務旬刊社獨家發行

凡看過海鳴先生的小說的。不可不再讀他所作的詩。因爲他的詩有數種精采。(一)詩雖是唐人體。基礎郤建築在漢魏詩的上頭。(二)作者精於音律。詩的聲調很好。(三)集中十之七八爲豔體詩。哀豔雄奇以外。詩律也很精細。非俗靡的王次回粗豪的龔定庵可比。(四)作者工於倡門小說。詩中本事。也很富有小說的滋味。(五)詩後有許多附注。文筆簡潔。如六朝人的小品文字。總之。作者人奇。文奇。詩更奇。大有可讀的價值僅費大洋四角。就可以郵購一本。

中秋節禮何物最宜

金風拂暑。玉露呈涼。節屆中秋。團圞之明月在望。人情酬酢。禮品之預備宜先。本園出品果汁牛肉。結汁牛肉。陳皮梅。南華李。梅精。陳皮橄欖。陳皮南棗。共和果子等。特裝大盒。面積尺餘。形式優美。質料上選。每盒只售大洋五角。用爲送禮。名貴高尚。定博受者之歡心也。更有新出果子醬一種。質料純潔。製法得宜。家庭菜館。不可不備。既屬完全國貨。而口味又駕乎舶來品上。所望愛國諸君。熱心提倡也。

冠生園 總發行所上海九畝地

◉天津分發行紫竹林◉漢口分發行後城馬路◉香港分發行興隆街△本外埠各糖果食品店均有代售

大江集

胡懷琛著。新體詩集。已經再版。每册連寄費二角二分。

最短之短篇小說

胡寄塵著。每册連寄費三角。

鵑聲週報

每期二張。內容小說劇談諸文小說話筆記評論。各體俱備。定閱半年大洋五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凡定最小報全年之定戶。特別優待。定鵑聲半年只收四角五分。全年只收八角。寄費均在內。

▼以上各種均由良晨好友社代發行

小地位

余缺民權素第五本有人肯割愛者願酬現金一元郵費歸余任時報短篇小說二三四照價購回寄浙紹東浦陳德峻後至璧還

天白詩詞由個凡畫封面枕綠題字內容百首又天白筆記鈍根題眉愛讀天白著作者請將郵票十分寄往上海北浙江路七浦路口華社出版部郎有該二書寄上云

閒文欄為助讀者興趣而設 容載俏皮論文 遊記 事記 專談 專評 詩詞 笑話 種種小品文字 並綴種種插畫 讀者可隨意投稿 閒文欄內附有（談言微中）一個小欄 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 投函質問 由編者為之解答

▼百期一感

張枕綠

最小報很費心力的出到第一百號了。從前所刊各稿。以貢獻於讀者的。我們自知還未能盡責。願自第一百零一號始。更奮發自勵。請以此言。銘諸座右。

▼此亦直譯乎

施青萍

近來新詩壇上喧傳了一篇朱自清的長詩「毀滅」。（載小說月報）有許多新文學朋友。都向我不住的說好。據他們的說數。好像這樣的詩。在舊而死的文字中是決計做不出的。我受了他們這樣的介紹。便將那詩仔仔細細的從頭到底看了一篇。哈哈！狡猾的朱自清。你只是從枚乘的七發上套來的調子罷了。當下我將我所發明的這一點告訴了幾位新文學家和新詩人。但他們竟對我瞪着眼。簡直沒有明瞭七發究竟是什麼東西。從此使我對于新文學家減了不少的信仰心。說現代新作品有套襲古作品的嫌疑。這語新文學家一定死命的反對。他們一定要將「思想相同」「藝術方法不謀而合」這一類話來解釋。但這毀滅一篇的取法於七發。我說簡直是無可諱言。而也決不能強辯的。據我看來。着實還是七發好。像毀滅一篇。只好拿來騙騙那些根基淺薄的新文學家罷了。

▼我的宗教觀念談

章牛呆

我以為在現在科學創明的時代。的確沒有信仰宗教的必要。一個人能夠自己維持自己的人格。保守應有的道德。不必再拿宗教來束縛他。因為信仰宗教。就是人格和道德破產的暗示。換一句說。宗教是祇適用在沒有知識階級的人們。因為偶像足以神祕的挽回他們的人格和道德。不過我眼見得一般知識很高尚的人們。他們對于崇拜偶像的觀念却很深。還有入了這一教。再不遺餘力的去排斥他教。難道他們自知道德和人格還不夠。定要拿宗教來自束嗎。這才不可思議呢。或者說。他們是以身作則。我却以為儘可不必。或者說他們的崇拜偶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利用。這句話。我倒也只得贊成在肚裏。不敢顯言。但恐怕誣衊他們呢。

▼中秋望月

溫蘅石

一年一度中秋月。一樣離愁感慨多。寂寞瓊樓最高處。廣寒無復夢姮娥。

▼抄襲家的祕訣

玉濟川

某甲對他最知已的朋友道。我如今得了一個祕訣。每抄襲人家的稿子。雖被告發。仍可得酬資。他的朋友問道。甚麼法子呢。某甲道。你沒有看見報上的通告嗎。謂倘有人告發抄襲者，即以其酬資移贈。我今朝投稿而夕告發。酬資不是仍為吾有嗎。

談言微中

▼中秋節以後怎樣

大家都說中秋節後。十天以內。有五日五夜沒亮光。我現在猶豫不決。編者善斷未來之事。敢問這事何如。（周振聲）

待過中秋節。我來告汝知。今天期尙早。何必費言辭。（編者）